

□王樵夫

风裹着黄沙,席卷每一条胡同。一连几天,歌臣都坐在大门口,在呼吉格爾村生活了40多年,他忽然对眼前的一切感到陌生,田里的麦苗歪在沙尘里,山坡上仅存的几棵榆树也被剥出老根,目之所及,昏黄一片。他记得小时候,沙丘离村子还挺远,不像现在,虎视眈眈,随时要把呼吉格爾村吞掉。

沙子快埋脖颈啦,这日子啥时是头! 媳妇决定要搬家,搬到城里去,哪怕到超市当个服务员也行。

谁爱走谁走,俺坚决不走。歌臣有自己的想法。大家都走了,就等于把呼吉格爾村拱手让给沙漠。那样,家就没了。逢年过节回来给祖宗上坟,也丢了落脚的地方。

你就是个“兔子扒沙”的命! 媳妇生了气,抓起一把沙子,往歌臣身上一扬,撒达撒达地回娘家去了。

风,在旷野里回旋、扭转,像极了野兽的吼叫。呼吉格爾村的夜晚,看不见明月星辰,只有无边黑暗的与深深的恐惧。

歌臣坐在炕上抽烟,烟头一明一暗,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脑子里渐渐成熟。俺想种树治沙,把呼吉格爾山围绿了! 一大早歌臣去了村长家。院子里的大黑狗,朝他狂叫了两声。村长被歌臣大胆的想法吓了一跳,直盯着歌臣看了半分钟。是不是歌臣病了傻了? 仔细再听,歌臣嘴里嘟囔着,俺在呼吉格爾山上放了7年羊,呼吉格爾山变秃了,俺有责任。

于是,歌臣卖了100多只羊,买树苗上山。歌臣媳妇怂恿根子阻止歌臣上山,而根子却说他也要上山,爹是山大王,他就是小山大王。

歌臣的老母亲听说了,从10多里外的大儿子家赶来了。歌臣憨笑的脸站在门前迎接她,眼角顿时有了泪。日子过成这样不容易,为啥非要上山受罪呢? 根子这时抱一捆山杏树苗跑进院子。歌臣媳妇埋怨,呼吉格爾山上人都难活,这小树苗,还没有你结实呢。

而根子却说:我叫根子,杏树苗也有根,只要有根,在哪都能活。

就这样,歌臣在呼吉格爾山上搭了一间牛顶架窝棚,里面盘了火炕,摆上小木桌和椅子,好歹算个落脚处。每天天不亮,他就起来挖坑种树,夜幕降临才收工休息,饿了吃点干粮,一想到呼吉格爾山将长满绿树,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

夜幕下,歌臣弯腰挖坑。月光照在他精瘦的脊背上,照着一排排排深的树坑,也照在他媳妇泛泪的眼睛上。与丈夫的一幕幕往事浮现出来,歌臣固执,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成。当初,她也正是喜欢丈夫这一点。想着,媳妇慢慢走过去,站在丈夫身后。歌臣毫无觉察,她闻到了他的汗味,听见他喉咙里粗重的喘气声,一下搂住丈夫的腰,哽咽地说:你不要命了?

歌臣手停了,黑瘦的脸上绽开笑容,转身抱住媳妇:就知道你心疼俺!

媳妇恨恨地捶了歌臣几下,抱得更紧,她再也不能离开丈夫了。

10多年后,呼吉格爾山长了草,各种树木也更显挺拔。相互辉映的绿色是那么难得,那么夺目,像一块蛋糕,馋得人想上去咬一口。这也招来了羊群牛群。

根子发现有人来山上放羊。骂,不行。打架,更不是办法。歌臣只好对根子说,为了这片草,这些树,你就下跪磕头,求他们手下留情吧。

歌臣几乎一宿没睡。他要想个彻底解决的办法,第二天早晨扛着破布搭了山下。

根子吃完饭,依旧出去巡山。刚到东山梁,就见一个人骑在马上,带着一群狗正往山上跑来。停下,停下,不准上山。根子厉声阻止。

马背上的人,利落地从马上跳下来,依旧向前走。根子看清了,是一个穿着蒙古袍的女孩。

根子打量着女孩,问道:你是谁?

我叫娜仁。女孩回答,南大管于嘎查的。嘎查? 根子不明白啥意思。根子的态度让娜仁不高兴了,她吹了一声口哨,围在她身旁的狗立即冲了上来。

八九条大狗近在咫尺,根子还真怕。他小时候被狗咬过,有心理阴影。娜仁见根子不知所措的样子,再次笑起来,说你现在不让我上山,我立即就走,不过,你别后悔! 根子愣了,但是仍然不让娜仁带狗上山。

娜仁低下头,对狗说道:这个人怕你们,你们去跟他亲热亲热! 说完朝根子一歪头,七八条狗伸着舌头扑向根子。

原来,歌臣去找了蒙古族朋友巴图,说想借几条狗看护草场。巴图爽快地答应,让女儿娜仁先把狗送上山。没想到,歌臣还没到家,娜仁的狗就把根子扑倒了。

娜仁帮助训狗护山,根子天天喂狗,培养感情。一周后,娜仁准备离开,歌臣特意喊根子送送。

此时,根子正躲在石岩后面,他双眼滚烫,望着娜仁骑马远去的背影,心里顿时空落落的。接下来的日子,他有意无意路过石岩,停下来眺望一会儿,期待那个骑在身上的身影再次出现。然而,始终没能如愿。

山上有了狗,放羊的不敢来了。于是他们开始报复,把歌臣饮的水并用大石头堵死了……歌臣的母亲一着急,病

像石榴籽一样



江山如此多娇(砖刻) 牛泽甫

了,临睡前,留下了一个小布包,包里有她半辈子积攒的钱,说要给孙子说媳妇结婚用。弥留之际,老人告诉歌臣:儿啊,你可坚持到底呀!

因为发生的一系列变故,根子原来订下的婚事也吹了。

咱不能在山上呆了,下山吧。媳妇哭着求歌臣。

歌臣心情复杂,斗争激烈。留吧,家产全光了,一旦根子真娶不上媳妇,咋办? 死去的娘交代。下山吧,呼吉格爾山好不容易绿起来,实在不甘心。是走是留,还是听儿子一句话吧。

上山这么多年,我已离不开呼吉格爾山了。根子忽地站了起来,抓住妈妈的手,安慰道:妈,我一定给您娶上儿媳妇,娶一个像奶奶一样爱呼吉格爾山一草一木的媳妇。

歌臣的媳妇含着眼泪,欣慰地笑了:好样的,是歌臣的种! 根子啊,人家看咱家败了,退婚了,听妈的话,强扭的瓜不甜,别怪人家闺女……

根子脸上挂着泪,听话地点点头。

根子张开双臂,对着天空大喊:我是根子,是呼吉格爾山早不死的草根子,是拔不掉的树根子。

湛蓝的天空,白云朵朵,太阳艳艳地挂在天上。根子的喊声在天空中回荡。

根子边喊边跑下山,扬起一阵阵沙尘。一群狗跟着跑下山去了。

歌臣老泪纵横:老婆子,根子长大了,好样的。说完,歌臣蹲在地上,独自抱着头呜呜地哭出了声。

白云朵朵,太阳终于露出了脸。歌臣站起身,再一次环视着那些树、那片草,环视着呼吉格爾山,然后,慢慢背过身,泪水又一次滑落。

樟子松挺立,黄杏、沙棘果坠在枝头;各种颜色的小花掩映在青草之中;时断时续的鸟鸣藏在树枝间。

根子和娜仁在农校参加畜牧培训班再次相遇。那天,根子一眼认出娜仁,追了过去,热情地问她还认识自己吗? 娜仁面色红润,浓密睫毛下的眼睛又黑又圆。

爱情就像对接的电线,一旦心通了,就不再分开。根子和娜仁相爱了。

培训结束时,根子向娜仁求婚。可娜仁说她有一个孩子叫苗苗。

根子懵了。一时间,对于坏女孩的所有想象都集中在娜仁身上。根子惊得嘴张着,飞快地转身跑了。可是,第二天,第三天……随着时间的流逝,根子不但没有释怀,反而更加思念娜仁。他无数次想起与娜仁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从那时起,他就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娜仁,他想,再也不能失去了。

想到这儿,他站起来,连夜来到娜仁家。进了屋就说:娜仁,我要娶你,不管你跟谁生了孩子,我都要娶你!

巴图老阿爸哈哈大笑,说他是好样的,递过来一碗马奶酒。

根子也不含糊,接过酒一饮而尽。随即抱起苗苗,说道:叫爸爸!

苗苗眨着眼睛,望着娜仁。娜仁笑了,苗苗也笑了。

第二天,巴图说出了真相:苗苗是娜仁放羊时捡的孩子,当时苗苗才4个月大。娜仁对阿爸说,这小娃娃好养活,咱就养着吧!

第三天,歌臣在拉树苗时,汽车翻了。再次清醒时,歌臣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被众人抬着往山下走,他感觉自己在飞,飞到高空俯视慌乱的人群,而在人群周围,是他一家亲手绿化的呼吉格爾山,沙漠、老根、树苗、山杏……他看得眼花缭乱。他太累了,眼皮沉重,真想美美睡上一觉。每当他要闭上眼睛,苗苗就用稚嫩的声音在耳边喊:“爷爷,别睡。”

第四天,这次,他看清了,苗苗站在担架旁边。

第五天,爷爷,你说你,你是永远不死的“酸不溜儿”。

第六天,歌臣绝望地说:苗苗啊,爷爷这病不治了。就是治好了,人也是个瘫痪。

爸,没有你,咱家就没了主心骨了。娜仁哭了。

歌臣喊儿子:根子呀,爹是怕不行了,你和你媳妇,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可不能把治沙的事儿半途撂下。

“爹!”根子含着眼泪,大喊。

村长劝道:老歌,你放心,咱村开始全面推行治沙造林股份制,鼓励全村的人上山治理生态,就像电视里说的那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歌臣兴奋的声音大了起来:根子,你听到了吗? 治沙造林实行股份制了,太好啦! 爹告诉你,只要是共产党领导的股,咱就入!

担架被抬起来,向山下走,后面的人紧跟着。乡亲们不断地从家里、田间地头涌来。

山路崎岖,鸟鸣阵阵。歌臣望着澄澈的蓝天,黄沙蔽日的时代结束了,苍莽辽阔的呼吉格爾山上,郁郁葱葱的树木宣告着治沙的胜利。歌臣长舒了一口气,露出轻松而幸福的微笑。

歌臣在担架上躺着,陷入了昏迷。他太累了。

歌臣耳边,苗苗稚嫩甜美的歌声忽远忽近:

小鸟用美丽的歌喉呼唤你,小树苗用期待的目光盼望你,呼吉格爾山张开臂膀拥抱你,我要和爷爷一起把黄沙染绿。

□王太生

迁徙时,故园里的一棵树安放到哪儿?

前几年,一张真实的照片让我感动,在库区,一个中年男人,在告别祖屋时,将门前的一棵小桃树挖起,装进背篓里,准备带到新家。

淹没的水,会将所有的痕迹抹去。

他这是舍不得将树丢下,连同对祖辈割舍不下的情感。如果将树丢下了,几十年岁月光阴里的点点滴滴:开心,或者烦恼;激动时的大笑与神伤时的眼泪;赏花时节和流汗的日子……也就丢了。

枝叶开散的小桃树,在男人的背篓里,桃树枝像麋鹿一样的角,四下里展开。远远望去,男人也变成了一只头顶花瓣的雄性麋鹿。

一个男人做一只鹿,他要在水草丰茂的水潭追逐,他要懂得,有所舍弃时,哪些是要放下,哪些是保留并带走的。

一棵树,有人在乎,有人不在乎,这个男人属于前一种。树有经济价值,更附带情感价值,从照片看,这个老实的农民,有实用的经济头脑和不算低的聚感情商。

估计那时他还清贫,更有故土难舍的成分,一件东西日日久了,景物天天看惯了,都带着情感和体温,真的舍不得丢下。

也许此番还有另一层意思:乡人瓜风雅,骨子里有浪漫基因,爱美,亦爱花,在意这棵小桃树和它枝上清亮的缤纷。

树,是几年前长出来的,不知哪个夏日黄昏,人倚门框,啃一只大黄桃,桃子吃完,随手把核扔了。浅黄色的核,在地上骨碌翻了个身,附着虚松的土,遇到适宜的地气和水分,便爆出一棵亭亭的小树。在这个乡人眼里,春天的小桃树就应该亮丽动人,粉嘟嘟的桃花,将山墙屋脊,灼灼映亮。

日子过得不急不慢,平常光景里日升日落。不曾想到,故乡情感的纽带,到最后,是与一棵树联系在一起。有风、有雨;有春花、秋月;有鸟鸣、惊雷;有嫩芽和落叶……男人还曾捧过一只大碗,坐在门槛上吃饭;霜染草木的土路上,留下弯弯脚印走过的痕迹。

那棵小桃树,混沌不知人间事,根须上的泥土

还是新鲜的,满枝的粉色小桃花,隔着时空,依然灿灿绽开。

假如老宅的生活与草木相依,有没有想到过,离开衣胞地时,带走一棵树?

和这个中年男人一样,我也曾搬过家,当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时,许多东西难以丢下。为留住往日时光,我把原先一套旧家具中的两个橱柜搬进新书房,那些旧书也被我一并打包带走,舍不得扔掉。我搬家,虽没有房前屋后一棵树,却也有一棵长在大花盆里的吉祥树。树是我七八年前,从花木市场买回来的,养了一段时间后,打不起精气神,叶子慢慢掉落,眼看快要枯萎,我赶紧治虫、喷水、修剪、通风……小心伺候,后来有了起色,长到比一个成年人还高。离开时,我把它搬出老楼,又搬上高楼,与其它物什一道,安然抵达新居。

当一个人搬家,住到别处,房前屋后的一棵树,让他牵挂,尚没有找到解决方法时,乡情一时无处安放。

或许,在这个男人眼里,与故乡永别时,钱财、家具、衣物要带上,树也要带上。背上这棵小桃树上路,与老屋桃花的记忆,一起收藏。

小桃树在故土,与祖屋站成一个点与屋脊、山墙的关系,站成让人过目难忘村居风景。

一个家,有一种独特气息,老家有老家的气息、故土气息,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知道。

从前日子的阳光经纬,渗透在每一片叶面上,脉络清晰。枝上,栖息过山中的鸟,只是那只鸟再也找不回了,无法回到从前的院坝。草木光阴,再也回不到从前,树却记得风中每一只路过的鸟。

故园之上,生存空间,弯腰的农人种菜蔬与稻麦,也栽下树。偌大的故乡,天圆地方,宛若一只容器,盛过清水、空气,也盛过阳光、露珠,盛过飘渺歌声,也盛过袅袅炊烟。

回头一望,背上的小桃树,是一个中年男人背着故乡一起上路,对走远生活的流恋与回望。倘若小桃树被栽到新的家园,它是一件旧物,承载着朴素记忆与深沉情愫。

让我动容的是,在那个即将消失的空间里,这个男人带走一棵树。

茶私语

背走故土一棵树

古韵里的腊月风情

□聂淮

腊月是农历十二月的别称。古代文人对腊月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从中可以探寻到丰富多彩的民俗生活、辞旧迎新的喜庆画面,以及迎春接福、人寿年丰的美好祈盼。

腊月是一年中最冷的月份,天地寒肃,朔风劲吹。唐代姚合的《咏雪》描绘了一幅腊月大雪图:“愁云残腊下阳台,混却乾坤六出开。与月交光呈瑞色,共花争艳傍寒梅。飞随郢客歌声远,散逐宫娥舞袖回。其那知音不相见,剡溪乘兴为君来。”唐代李中《腊中作》:“冬至虽云远,浑疑朔漠中。劲风吹大野,密雪翳高空。泉冻如顽石,人藏类蝮虫。豪家应不觉,炭炭满炉红。”呼啸的北风,鹅毛般的大雪,泉水冻成了石头,穷人像子鼠躲进茅屋里进入冬眠,只有富贵人家烤着炭火,享受着温馨滋养的生活。唐代岑参《冬夕》:“浩汗霜风刮天地,温泉火井无生意。泽国龙蛇冻不伸,南山瘦柏销残翠。”大风夹杂着霜雪肆虐在天地之间,温泉火井旁边也了无生气,河海中的龙蛇也冻得不能伸展,连四季常青的松柏都褪去了绿色,显得消瘦了许多。

时光走进腊月,离春天就不远了。宋代陆游《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腊月风和意已春,因时散策过吾邻。草烟漠漠柴门里,牛迹重重野水滨。多病所需唯药物,差科未动是闲人。今朝佛粥交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诗中写道,虽是隆冬腊月,但已露出风和日丽的春意。柴门里草烟漠漠,野河边有许多牛经过的痕迹。腊日里人们互赠、食用着佛粥,更感觉到清新的气息。唐代韦元日的《奉和立春游苑迎春应制》,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帝都长安腊月迎春图,诗云:“灞浐长安恒近日,殷正腊月早迎新。池鱼戏叶

仍含冻,宫女裁花已作春。向苑芜疑承翠幄,入林风若起青蘋。年年斗柄东无限,愿把琼觞寿北辰。”

腊月本是祭祀的月份。“腊”是古代祭祀祖先和百神的“祭”名。古时候,每年腊月初八日都要猎杀禽兽举行大祭活动,拜神敬祖,以祈福求寿、避灾迎祥。晋代诗人裴秀的《大腊》:“日耀星记,大吕司晨。玄象次次,庶众更新。岁事告成,八腊报勋。告成伊何,年丰物阜。”描绘了人们在寒冬腊月,摆上酒肉祭祀、感谢百神保佑万事成功的场景,把腊月初八日和会饮的盛况刻画得淋漓尽致。

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又称“小年”,是我国民间祭灶的日子,也被称为谢灶、祭灶节、灶王节。小年是整个春节庆祝活动的开始和伏笔,其主要活动有两项:扫年和祭灶。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腊月日更新,谓之小岁(小年),进酒尊长,修贺尊师。”每到这一天,人们要买甜糯瓜,以祭灶神,祈神保佑来年家家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宋代诗人范成大的《祭灶词》,形象地描写了古人祭灶祈求合家平安的景象,展现了一幅富有浓厚生活气息的民间风俗画卷。“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扫年就是年终大扫除,俗称“扫尘”。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新春扫尘有“除旧迎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晦气”统统扫出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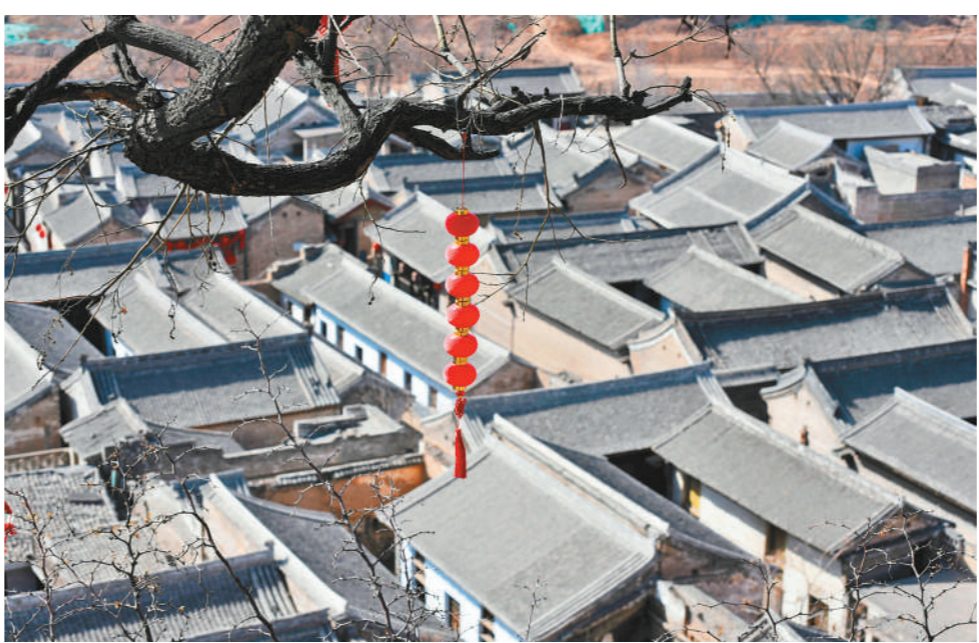
每逢佳节倍思亲,腊月使团圆的家庭充满了热闹欢乐的氛围,对于那些漂泊在外的人来说,则充满难耐的相思。“坐守三更尽,归仍万里除。雪声偏傍竹,寒梦不离家。晓角分残漏,孤灯落碎花。二年随驷骑,辛苦向天涯。”这是唐代戎昱的《桂州腊夜》,抒发了诗人离乡万里,腊夜怀乡思归之情。

古韵里的腊月,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和发酵,是如此绚丽多彩。在寒冷的腊月里,围一盆炭火,煮一壶香茗,仔细品味古韵腊月风情,别有一番风味。

风且吟听

梓里

许双福 摄



北国风光

新年的雪(组诗)

□广子

新年的雪

几乎没有过渡,群山就地降低了海拔,低到白雪的怀抱里

这一幕,来得太突然 仿佛世界还没有从高处醒悟

又眩晕于一片白。相对火红的新生活,这本该也是欢呼的时刻

但迟到的雪,迫不及待 要与擦肩而过的乌云撇清关系

让我感到无法适应的还不是这新年的雪,下得有多么傲慢

而是你惊喜于你得到的白 毫不顾及,我用光了我的等待

礼物

你知道,有一次我抱着白雪叫爱人。但我没醉 还有一次,我搂着槐树的脖子说对不起兄弟。但我真的没醉 至于多少次被月光送回回家 多少次从路灯下醒来 你知道,我从来都没醉过 真的,没有骗你。望着春雨的背影,我曾爱上高粱 小麦和玉米。面对秋风的呵斥 我也恨过群山与河流 只有那一次,我不小心把你握碎了。亲爱的酒杯 我替一个失去的人向你道歉 那一次,我真的喝醉了

山上的早晨

天阴着脸,但不影响树的翠绿 没有风,树叶也懒得动 只是时间一久,会感到冷 还不够寂静。如果向远处望去,就能发现 山上的早晨刚好比山下,高出一个春天

生日,与母亲

对不起,我忘记了今天 是哪一天,北京在下雨 内蒙古在煮饺子。这是晚餐时分 手机已经发烫,如果换成座机 牵挂或许会凉爽一点儿。好在这么 母亲不会认为她的儿子头脑也在发热 母亲还不算太老,她牢记这一天 并非因为她的身体里有一台 疼痛的发动机,我猜测是由于她 储存了一颗不该发热的内刺 如此推断,我们就明白 记忆的化石为什么总是钉子的形状 一锤一锤,把母亲钉在了年迈的墙上 这实在是荒唐,又有怎能为情 我们的初衷是要把母亲钉在浑水里 天然的盐分,原本为衰老所青睐的消毒剂 最不济也是与青春结伴的晶体 但母亲显然不了解天马行空的儿子 早已是磨钝的钉子,除了母亲 把这生锈的锤子,谁没有能够把他砸进 悲伤的缝隙。可怕是一种过渡 比如这个傍晚,明知是错觉 我还是坚持把不存在的电话线 当成一条手感更细腻的脐带 母亲在内蒙煮饺子,我在北京的 屋檐下想:需要多么沸腾的雨 才能煮熟一只漂漂的饺子

河流只是颤抖了一下

河流颤抖了一下,面对 枯黄的草地,河流有一万个 颤抖的理由。相比吟诗的两岸 将要结冰的你,似乎比草叶还敏感

但最后的绿不这么想,被风一吹 它就可以把自己像幽灵一样 埋在山冈上。挨着东胸的数包 白云的腰带扎在母鹿身上

羊群不懂没关系,因为 马群已经找到失踪的女骑手 这时候,假如你盼着剩下的 那点绿,结束对颤抖的试探 那就请春天快点来吧 把骄傲的冰交给野鸭去解冻

立春

霓虹灯越来越亮 街道两旁的树还没有接到发芽的通知 而夜晚披挂一新 仿佛谁不浪漫,谁欠了自己一个冬天 刚才还在树梢上谈论雪花的鸟儿 气息里已经有了米和虫子的味道 想象总是比现实感提前一步 雪地上,有欢呼也有寂静 那么祝福吧,即使面对深刻的冷 也要允许心急的风 为美好的吹拂先换上裙装 我也愿意停下写了一半的诗 做一个被迟钝打败的人

星诗空